

方 艾 编著

杨乃武与小白菜

——电视小说



杨乃武与小白菜

——电视小说

方 艾 编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 插页 3 字数 159,000

1990 年 8 月第 1 版 199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,000

ISBN 7-5325-0682-7

I·415 定价:3.00 元



杨乃武——孙启新饰



小白菜——陶慧敏饰



杨淑英——张 闽饰



导演——李莉在工作



作者——方 艾
(方 虹摄)

前 言

“杨乃武与小白菜”是清代四大奇案之一，这是因为它牵涉人物之众多，案情发展之离奇，为千百年来所仅见。此案下从豆腐司务妻子上到县、府、省各级官员，直至清宫皇太后，形形色色活动，宛如一幅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展示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众生相，它把当时社会的各阶层人物，以及恶浊的官场内幕，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此案最后虽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，由于偶然原因，才得到平反，但最后结局仍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悲剧。

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，百年来曾被编为戏曲、评弹等各种文艺形式演出，但由于历史原因，有的将小白菜演成淫妇，杨乃武则成了恶讼师；有的更是胡编乱造，哗众取宠。

此次创作过程中，作者抱着求真、求实、求精的态度，曾多次去余杭，访问杨乃武的玄孙杨松龄；查阅了杨乃武女儿杨莹的回忆文章及当时《申报》的报导；并访问当地年老居民，搜集到杨乃武亲笔诗文；又至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调阅了清朝刑部杨案全部卷宗。掇取精华，摒弃糟粕，希望一扫过去对杨乃武、小白菜庸俗肤浅色情的描绘，写出有一定深度与广度的作品，艺术地塑造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两个人

物，使之能象我国传统小说中人物那样流传下去。

本书写作时曾得到杨松龄同志的帮助，评弹前辈徐绿霞老先生还抱病说了他的传统保留剧目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，并参用了徐昌霖同志执笔撰写的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电视剧本五回的内容，在此深致谢忱。

方 艾

一九八八年一月

目 录

	前 言.....	1
[1]	羊吃白菜.....	1
[2]	冤缘强合.....	22
[3]	宰羊杀杨.....	38
[4]	谋夫夺妇.....	52
[5]	移花接木.....	66
[6]	羊入虎口.....	81
[7]	黑手遮天.....	96
[8]	覆盆之冤.....	109
[9]	杭州复审.....	122
[10]	盘根错节.....	134
[11]	官官相护.....	149
[12]	漫漫长夜.....	163
[13]	歌声泪痕.....	169
[14]	绝处逢生.....	176
[15]	刑台滴血.....	182
[16]	探监上告.....	196
[17]	智激亲王.....	204

[18]	惨滚钉板.....	215
[19]	提犯上京.....	227
[20]	生死冤缘.....	242
	尾 声.....	251

一、羊吃白菜

这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。名列清代四大奇案之首的杨乃武和小白菜冤狱，多少年来一直流传在民间，博得了多少人的同情、叹息、悲愤与哀痛。

故事发生在清朝同治、光绪年间，浙江省余杭县里。当时余杭县城在美丽的西子湖以西四十多公里处，城外，宝塔山上雌雄双塔耸立碧空。清清苕溪穿过余杭县城，石砌的石狮子大桥横贯两岸。桥下溪水清澈，潺潺缓缓，水面上一对白鹅悠然游弋。

这时，顺着一级级石阶，走下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，面目秀丽，娇媚可爱。她顺着石阶，走到溪边，将篮内一棵棵碧绿青翠的小白菜，浸入溪水中洗濯。

岸上桃花朵朵，垂柳依依。

一个顽皮的少年躲在柳树后，将一块石子丢向溪中，不偏不倚，正好扔在姑娘前面，水花溅了姑娘一脸。她仿佛受惯了人世间的冷遇、不幸与凌辱，丝毫没有表示愤慨与抗争，连眼皮也不抬，只是轻轻撩起围兜，擦去脸上的水珠。

岸上的小子还在胡闹作乐，他嘶开破喉咙高唱山歌：

小白菜，小白菜，

没有爹，没有娘。

童养媳，苦难讲，
半夜里，哭断肠。

姑娘难过地沉下了头，溪水倒映出她白嫩的瓜子形脸庞，一头乌黑的秀发，月牙般的细眉下，一对莹亮的大眼睛，玲珑剔透的鼻子，配上樱桃红的小口，她是那样的秀丽纯洁，加上她爱穿绿色衣裤，腰围一条雪白的围兜，水灵灵的，象一棵鲜嫩可爱的小白菜，于是乡邻们就叫她“小白菜”，倒把真名给忘了。猛然，从树后窜出一个粗壮的青年，一把推倒唱山歌的小子：

“你嘴上干净点！”

“我唱山歌关你屁事！”

“不许唱！”

小子爬起来，一脸不服：“我偏唱，小白菜，小白菜！”

“你骨头发痒了！”

“还没有拜堂就怕老婆！”少年嘻笑着拍打着自己屁股，一溜烟逃了。青年气得冲过去追打。

小白菜好象没有听到刚才的一切，没有看到刚才的一切，她拎着洗好的白菜，踏着石阶，一步步走上岸来。她低着头走路，不看桃红，不看柳绿，无心注意春天的来临，她不知道自己的青春和美丽在春天中更显得撩人眼目，她，本身不就是生气勃勃的春景中，最美好的一份子吗？

小白菜的名字叫毕秀姑，原籍南京，父亲是个教书秀才，只因清兵围攻“天京”，秀姑随父母逃难，路上母亲失散，父女俩到了余杭，不幸父亲病亡，秀姑当时只有七、八岁，卖身葬父，当了葛小大的童养媳，当时小大父亲还开着引豆腐

店，后来葛父一死，家道下落，豆腐店盘给别人，留下小大当学徒，小大母亲葛喻氏在杨乃武家中帮工。

杨乃武是余杭秀才，二十七、八岁。他自小父母双亡，哥哥乃文不幸夭折，乃武全靠姐姐淑英扶养长大，如今出落得英俊潇洒，满腹经纶。他爱打抱不平，常替人撰写状纸，又精通医术，为穷苦人施医舍药，如今正在焚香念书。

丽日临窗。

书房内，中堂挂着郑板桥的《石竹兰花》，两边是板桥乱石铺街体的对联：

删繁就简三秋树，

领新立异二月花。

香炉内檀香焚烧，轻烟袅袅。

杨淑英领着毕秀姑走进书房：

“弟弟，葛家大婶病了，叫秀姑来代工。”杨淑英看一眼毕秀姑：“我看就让她洗洗衣服，打扫房间，侍候你茶水吧。”毕秀姑心情紧张，垂手低头而立。

杨乃武头也不抬说：“好吧。”

杨淑英：“她婆婆病得厉害，弟弟你有空就去看看，开两帖方子。”

杨乃武听了姐姐话，来到葛家为葛喻氏号脉看病。

杨乃武：“大婶是急火攻心，又受风寒，不用担心，吃两帖药，躺几天，就会好的。”

葛喻氏：“让二先生亲自上门为我看病，老婆子实在担当不起呀！”

“大婶言重了，这是药方，”杨乃武又摸出一个折子：“拿我的折子到仁济堂撮药，不用付钱。”葛喻氏听了更是感恩不尽。

毕秀姑还从来没遇到过心肠这么好的人，又是这般温柔体贴，不禁第一次抬头看一个陌生男子。谁知杨乃武正把药方与折子递过来，等着秀姑来接，两人四目骤对，秀姑触电般收回目光，匆匆接过方子、折子，垂首低项，羞红了脸。杨乃武眼前一亮，不觉正眼打量起面前的姑娘，心中暗暗惊叹：“怪不得听人说，葛家的童养媳叫小白菜；其实小白菜也未必能仿佛她的纯莹和秀美，……”想得出神，竟忘了收回空了的手。这时小白菜已从震惊中恢复过来，再次抬起她美丽的大眼睛，看到杨乃武迷惘的神态，不禁脸上又泛起一阵红晕，……突然，她活跃了起来，又端凳，又倒茶，青春好象在她身上苏醒了。杨乃武也回过神来，不好意思地笑笑，心中暗暗自责，“怎么这样失态，岂非唐突了纯洁的姑娘。”

葛喻氏：“秀姑快代我谢谢二先生。”

毕秀姑吐出清脆悦耳的声音：“谢谢二先生。”

秀姑很高兴能有此机会代婆婆来杨家帮工，她拿着鸡毛掸帚正在打扫杨乃武的书房，她看到这么多的书，被深深吸引了，她轻轻掸拂着似曾熟悉却又陌生的书籍。又走到书桌旁点燃了几支香，插在白玉制作的小香炉上……她的眼光，停留在悬吊着的一排大小不一的毛笔上，似乎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，拿下一枝笔，轻轻地拂动着笔尖。

香烟飘忽，她陷入了童年断续的记忆中；

她才六、七岁还梳着两只羊角辫，穿着小红花袄，天真无邪、亲亲热热坐在父亲的膝上，手握毛笔，父亲把着她的小手在临碑帖。

临完一个字，父女俩快乐地欢笑。

.....

她仿佛又身在硝烟中，父母提箱背包，拉着她，逃难在人群中；一队清军骑兵飞驰而来；人们拥挤着逃命，她哭叫着：“妈妈！”……

鹅毛大雪，纷纷扬扬，父亲倒毙在雪地上，秀姑伏尸痛哭，血泪千行，在卖身契上按上了血一般鲜红的手印……

烟云飘散了，秀姑仍拿着毛笔，只是秀美的双眼中已装满了盈盈的泪水。

她，竟连杨乃武走进书房脚步声也不曾听到。

杨乃武看到她楚楚可怜的样子，不禁叫了声：“秀姑！”

秀姑惊醒过来，感到自己的失态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叫声：“二先生。”忙挂好毛笔，揩净桌子，为玻璃缸内金鱼喂些鱼虫，悄无声息地退出书房。

杨乃武望着秀姑离去的背影，又踱到玻璃缸前，看着几尾墨黑、大红的名种金鱼，在水中摇头摆尾，悠哉游哉。忽然兴致上来，回至书桌，铺开宣纸，提笔作画。

毕秀姑端着托盘，送来香茗，她脚步轻盈，悄然无声。见杨乃武专心绘画，就站在乃武身后，不觉看入了迷。杨乃武仿佛有魔术，普普通通一枝笔，东一笔，西一笔，不一会，宣纸上就出现了两条活灵灵的金鱼，好象在追逐戏谑，又似在弄波自怡。

“太好看了！”毕秀姑情不自禁脱口呼出。

杨乃武回过头来，望着秀姑笑了。秀姑羞得满脸绯红。

“二先生，请用茶。”

“你喜欢画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来教你。”

秀姑闪出了好奇渴望的目光。她真不好意思。杨乃武却一本正经：“好多姑娘都请我替她们画绣花样呢。”杨乃武顺势把着毕秀姑的手，提笔饱蘸墨汁，往纸上泼墨挥毫，三笔两笔就描画出一棵鲜嫩嫩、水灵灵、生意盎然的小白菜。

秀姑一见，顿时满脸通红，挣脱了杨乃武的手：“二先生，你……”

杨乃武见秀姑惊惶娇嗔的样子，诚挚地说：“这几天我特别注意菜田里的小白菜，方明白小白菜青翠碧绿，清秀自然，我看，比那脂粉牡丹更胜十分。”

毕秀姑这才气息平和，低首微露笑意。

杨乃武略一望秀姑，便说：“我看你喜欢书画，本性又聪明，有灵气，往后，我可以教你识字、读经、画画。”

毕秀姑受宠若惊，眼中闪亮，但只一瞬间，便黯然失色。

杨乃武：“你不愿意？”

秀姑摇了摇头。

“杨乃武：“那为什么？”

“我们是下等人。”秀姑的语音中带含着多少辛酸。

“唉！”杨乃武不以为然，“听说令尊也是教书先生，要不

是战乱，你如今也是一位小姐，我看你天资聪慧，我愿意收下你这个学生。”

“真的！”秀姑惊喜交加。乃武笑着点头。

又一个清晨，朝霞满天。

毕秀姑沿着清澈明亮的溪水，提着一篮刚洗好的衣服，款款走来。这是她卖身做童养媳以来，第一次抬起头兴致勃勃观看余杭景色，第一次发现田野真美，第一次真正感觉到春天的来临。城外，宝塔山上一对雌雄宝塔屹立在碧空中，前面石狮子大桥横贯苕溪两岸，桥下溪水清彻透明，游鱼闪鳞，岸边柳叶轻烟，桃花怒放，粉蝶双飞。秀姑拨开柳叶，扳下桃枝，闻闻花香，她嫣然一笑，似乎想起了什么，脸一红，又轻轻摇摇头，含笑低首走上桥面。

突然，她停住了脚步，发现面前两双男人的缎面布鞋，她仍低着头，避开缎面布鞋想继续前走，缎面布鞋也横走过来继续挡在她前面。她迫不得已才抬起头来，见两个年轻男子，拦在她前面，衣着华丽，两对眼睛似箭，火辣辣地毫无顾忌地朝她脸上、身上乱射，使她无处躲避，只好仍旧低下头，想赶快逃离开这两个可怕的轻狂儿。

仁济堂药店小开钱保生，獐头鼠目，嘻皮笑脸，伸开两手，拦住小白菜，涎着脸说：

“小白菜，这位是新任余杭县太爷的公子，刘子和，大名鼎鼎的刘大相公。”

毕秀姑低头不理，夺路欲走。

刘子和惊喜地看着美丽俊俏的毕秀姑，她穿着最喜爱

的翠绿衫裤，腰束一条雪白围兜，亭亭玉立，丰满匀称，他失魂落魄地忙拱手作揖，装得彬彬有礼，口叫：“姑娘！”

毕秀姑吓得心头狂跳，胸脯起伏，她低沉着头，毫不答理，但是要走又走不脱。

刘子和咽了口唾沫，说：“你是谁家的姑娘，这么标致？”

“豆腐司务葛小大的童养媳，因为生得俊，人家都叫她小白菜。水灵灵，又鲜又嫩。”钱保生轻浮地帮腔。

刘子和惋惜地：“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。”

毕秀姑慌忙夺路，匆匆逃离。

钱保生：“肥肉丢进狗嘴里。”接着是一阵浪笑。

毕秀姑听了心头一阵厌恶，恨恨地疾步快走。

刘子和望着小白菜的背影，呆定定站在那儿不动。

钱保生用肩膀碰了下刘子和，眨眨眼睛，淫荡地笑笑：“刘大相公，魂儿被勾走啦！”

刘子和：“美女都出在山明水秀之地，保生，拜托。”

钱保生：“保在我身上，不过，我求你的那个……”

刘子和：“准办到。”

两人相视而笑。

一条长长的高墙夹弄。两边青砖高墙，中间狭小长弄，头顶露一线青天。太平弄底，拐弯后有一幢两上两下砖木结构的简陋房屋，这里住着两户人家，系叔伯兄弟，一边是葛小大，一边是葛文卿。

毕秀姑提着一篮洗好的小白菜，走出高墙夹弄，跨进葛小大家，忙着切菜做饭，只见葛小大那七八岁的妹妹葛三

姑风风火火跑进来，一把拉住秀姑。“嫂嫂，快去看！”秀姑不知道看什么，被三姑拉了出去。

场院外一条大黑肥猪，四脚捆绑在一只特制的木凳上，正声嘶力竭地嚎叫……

四邻八舍，男女老幼，都在围看这一屠宰场面。

三姑拉着嫂嫂赶到，正好看到葛小大高挽衣袖，右手拿着牛耳尖刀，用力朝肥猪颈项猛刺进去，刹时热血泉涌般喷出，葛小大的手全是猪血。

毕秀姑看到血，胃里很不舒服，立即返身回屋。

晚上，葛小大一家正在吃饭，一碗猪头肉放在桌上，葛小大吃得津津有味。葛小大见秀姑光吃白菜，就夹起一块猪头肉，放在秀姑碗里：“吃啊！多香的猪头肉。”

毕秀姑慌忙将猪头肉放回：“我不吃。”

葛小大母亲葛喻氏病刚见好，走下楼来：“你还不知道，秀姑从小不吃猪头、内脏这些东西。”

葛三姑在秀姑耳边轻声问：“你真是秀才家小姐？”

毕秀姑强忍泪水，起身收拾碗筷，快步走进灶间。

葛喻氏对儿子：“明天是你爹百日，到庵里跟师父再去嘱咐一下。”

葛小大嘴里还嚼着肉，“唔”了一声。

今日是小大父亲死后百日。葛家堂屋里，从准提庵请来的一老一少两个尼姑坐在祭桌前敲着木鱼念诵经文，超度亡灵。香烟缭绕，小大跪在灵前，一动不动。

秀姑坐在厨房灶前，烧旺了火，红红的火苗映照着她那